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

011039

# 西宁卫志

# 西宁志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

# 西 宁 卫 志

(明) 刘敏宽 龙膺 纂修  
王继光 辑注

# 西 宁 志

(清) 苏 铎 纂 修  
王 昱 马 忠 校注

青海人民出版社

##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

### 出版说明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整理我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指示精神，由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规划整理，青海人民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互相交往中，创造并保留了大量的精神财富，它包括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天文、历算、地理、军事、医药、美术、生产技术等。这些精神财富有的用文字记载了下来，有的则以口头方式在民间流传。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从未被系统地整理过，加之“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和“左”的思想干扰，损失严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下达文件，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从而把整理古籍，包括少数民族古籍列入了国家议事日程。为了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上述指示精神，抢救青海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使广大人民了解和研究青海，更好地为青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我们采取边搜集、边整理、边出版的方式，有计划地把青海各少数民族古籍，以

034-3页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的形式，陆续奉献给读者。

少数民族古籍时代的跨度比较大，为了使多数人能够看懂，我们在不影响原貌的前提下，对这类古籍一般都作了标点、分段、注释、繁体字改简化字、翻译（少数民族文字译为汉文）等整理工作，对明显的错误，进行了校正和说明。本丛书一律采用横排，以辑录、汇编或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由于作者受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反映到书的内容上难免精华和糟粕并存。这就要求广大读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阅读。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以出版青海省各少数民族古籍为主，同时也承担一些根据青海省同兄弟省、市、区协作规划所应整理出版的少数民族古籍。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刚刚起步，在青海历史上属开创性的工作。由于我们的经验和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

1989年5月

# 目 录

(80)	序	王继光	(1)
(81)	卷一 地理志		(19)
(82)	疆域		(19)
(83)	山川		(20)
(84)	古迹		(38)
(85)	城池		(51)
(86)	卷二 兵防志		(53)
(87)	堡寨		(54)
(88)	峡榨		(57)
(89)	番族		(64)
(90)	四卫		(72)
(91)	海虜		(75)
(92)	卷三 纲领志		(81)
(93)	附录		
(94)	《西宁府新志·刘敏宽传》		(87)
(95)	《西宁府新志·龙膺传》		(87)

# 西 宁 志

《西宁志》的版本及其价值(代序) .....	王 昱(89)
重刊《西宁志》序 .....	(106)
《西宁志》序 .....	(109)
《西宁府》序影印件 .....	(111)
西宁卫全图 .....	(112)
西宁卫城图 .....	(113)
重刊西宁卫城图 .....	(114)
<b>卷一 地理志</b> .....	<b>(115)</b>
沿革 内属番彝附 .....	(115)
山川 .....	(124)
水利 附桥梁 .....	(134)
风俗 .....	(136)
物产 .....	(136)
古迹 .....	(140)
<b>卷二 建置志</b> .....	<b>(146)</b>
公署 .....	(146)
学校 .....	(149)
坛壝 .....	(151)
祠祀 附寺观 .....	(152)
驿传 铺舍附 .....	(160)
<b>卷三 官师志</b> .....	<b>(162)</b>
名宦 附员额 .....	(162)
官记 .....	(165)

土司 .....	( 173 )
<b>卷四 兵防志</b> .....	( 176 )
军制 .....	( 176 )
堡寨 .....	( 176 )
烽墩 .....	( 186 )
隘口 .....	( 191 )
戎器 .....	( 193 )
<b>卷五 岁计志</b> .....	( 195 )
户口 .....	( 195 )
屯田 .....	( 195 )
解运 课程附 .....	( 197 )
<b>卷六 人物志</b> .....	( 198 )
忠烈 .....	( 198 )
节妇 .....	( 198 )
烈女 .....	( 199 )
甲第 .....	( 199 )
乡试 .....	( 200 )
乡绅 .....	( 200 )
<b>卷七 艺文考</b> .....	( 201 )
奏议 .....	( 201 )
碑记 .....	( 254 )
诗赋 .....	( 301 )

# 西 宁 卫 志

(明)刘敏宽 龙 膺 纂修  
王继光 辑注



## 辑本《西宁卫志》序

〔万历〕《西宁卫志》三卷，辑自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九册。

青海古称“边外”之地，文献罕征，地志兴起较晚。境内地志之创修，始于明嘉靖间邑人张芝，次则为万历时刘敏宽、龙腾之《西宁卫志》。二志亡佚已久，今存最早的青海地方志当推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苏铎编纂的〔顺治〕《西宁志》（又名《西镇志》）。嘉靖张志已不复得见。〔万历〕《西宁卫志》的失而复出，重现于世，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虽非全帙，亦足可宝。

兹就〔万历〕《西宁卫志》的成书年代、作者、内容及史料价值，略作考述，并附辑注说明，以为序。

〔万历〕《西宁卫志》，不见于明人著录。检阅万历年间及万历后编定的明代公私目录，如张萱的《内阁藏书目录》、焦竑的《国史经籍志》、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高儒的《百川书志》、徐燊的《红雨楼书目》等，均不著〔万历〕《西宁卫志》。清修《明史·艺文志》专收有明一代典籍，明志著录约三百八十种，编纂《四库全书总目》，为前所未有的古典目录学巨作，然亦不录〔万历〕《西宁卫志》。加之是志亡佚久

矣，考定其成书年代及刊刻流布，确有一些困难。

正式著录《西宁卫志》的，为近人张维辑考三陇方志之《陇右方志录》。其书“郡志”部“西宁府”下首先登录了：

“〔万历〕西宁卫志。佚。明万历二十三年兵备道安邑刘敏宽修”<sup>①</sup>。此说依据为〔乾隆〕《西宁府新志》，以下小字附注引《西宁府新志》：“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兵备刘敏宽、同知龙膺修《西宁卫志》成。今不特无刻板，即当年印行者，遍觅仅得宦绩及艺文数卷。使其尚存，必不似现行《西镇志》之陋劣舛错也。惜哉！”<sup>②</sup>

从杨应琚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第一，《西宁卫志》的作者是刘敏宽、龙膺；第二，《西宁卫志》修成于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十二月；第三，《西宁卫志》在明代曾槧刻刊行，然传世极稀，至乾隆年间，已湮灭殆尽。经杨应琚多方搜求，仅得宦绩及艺文数卷。原卷数已不可考矣。

《西宁卫志》原书亡佚，诸志不载，杨应琚《西宁府新志》所述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卫志》成书一说殆成定案。后世沿袭不改，至今奉从此说。如1980年出版的《青海历史纪要》说：“青海地区最早的地方志，当推1595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明朝兵备按察使刘敏宽与西宁卫同知龙膺所修的《西宁卫志》。该书现已散失无存。”<sup>③</sup>1985年出版的《青海地方志书介绍》说：“《万历西宁卫志》（佚），（明）刘敏宽、龙膺修，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刻

①《陇右方志录》，1924年北平大北书局本，第17页。

②引文见〔乾隆〕《西宁府新志》卷31。

③见《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本。”<sup>①</sup>然稽考《天下郡国利病书》所录《西宁卫志》，万历二十三年以后明确纪年的材料计有三条。

其一，“铁厂”条：“铁厂在北山五十里。万历二十四年，都御史田乐檄兵备按察使刘敏宽募铁师采矿烧铁。后时不给久，废，塞焉。”<sup>②</sup>

其二，“堡塞”之“南川”条下：“万历二十四年，议大修边榷，增置有党兴沟口马营。又八十五里有刺哈山城，增置将领官，通归德路。”<sup>③</sup>

其三，“纲领志”<sup>④</sup>“已上龙膺志”的最末一条纪事是：“（万历）二十四年，议城刺哈山通归德路。议置玄朔，城于玄朔山西。九月，西宁营哨骑同刺卜尔部蕃御虜于西海之明沙，斩首十五级。海虜永、瓦诸部遁居盐池脑，火酋渡河而南。”<sup>⑤</sup>

既然明确纪年的叙事为万历二十四年，而且三条材料的截止年代又不约而同，完全可以判定，《西宁卫志》的成书年代绝不会早于万历二十四年。杨应琚“万历二十三年成书”说既未知何据，又与《卫志》纪年抵牾，显然是一个失误。

<sup>①</sup>见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之二十，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丛书之四十二《青海地方志书介绍》，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3月版第27页。

<sup>②</sup>《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九册第63页。四部丛刊三编本第23册（下同，不另注）。

<sup>③</sup>《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九册第64页。

<sup>④</sup>原抄无目，此“纲领志”系辑注者拟加。

<sup>⑤</sup>《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九册第51页。

6

辑佚必先辨伪，鉴定佚文的真伪、资料的归属是首要步骤。《天下郡国利病书》抄录的《西宁卫志》是否是刘敏宽、龙膺之《西宁卫志》，必须考察辨析。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辑本的来源，当有所交代。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顾炎武汇钞的一部资料。顾炎武自序云：

“崇祯己卯，秋闱被擢，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国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乱后多有散佚，亦或增补。而其书本不曾先定义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势民风与今不尽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如以初稿存之篋中，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云尔。”<sup>①</sup>

崇祯己卯为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是明朝甲申（公元1644年）亡国之前五年，明王朝在内忧外患中已风雨飘摇。科举失败的顾炎武，深“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抱着经世致用的宗旨，历观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然后析分为二，一为舆地之书，即《肇域志》；一为利病之书，即《天下郡国利病书》。因其书未曾先定义例，故直到二书编定时，仍是辑抄的二本原始资料“存之篋中”。据清人钱邦彦依顾衍生（亭林养子）原本，参照张穆本、吴映奎本、车持谦

①《顾亭林文集》卷之六，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二版第131页。

本、周中孚本、徐松本校补的《顾亭林先生年谱》<sup>①</sup>，《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编定，在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时顾炎武年五十。如果从始录资料的崇祯十二年起算，共历二十三个春秋。此正与《肇域志》序中所谓“区区二十余年之苦心”<sup>②</sup>相合。据此，《西宁卫志》的辑抄年代在崇祯十二年至康熙元年之间。

如前所述，青海境内康熙元年以前的旧志仅有三种，〔嘉靖〕张芝志，〔万历〕刘敏宽、龙膺志，〔顺治〕苏铎志。

〔嘉靖〕张芝志佚名，《天下郡国利病书》辑录的《西宁卫志》记事延至嘉靖以后的隆庆、万历，此志非张芝志是不可置疑的。〔顺治〕苏铎志今存，一则书名不符，《利病书》云《西宁卫志》，刊本或著录称《西宁志》或《西镇志》，更重要的是，经稍加比勘，二志的体例、内容相去甚远。《利病书》移录的《西宁卫志》非〔顺治〕苏铎志，也是不容置疑的。而可能性较大的，就是〔万历〕刘敏宽、龙膺志了。

我们判定此志为〔万历〕刘敏宽、龙膺志的证据有四。

第一，书名相同。刘敏宽、龙膺志著录皆为《西宁卫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九册第六十四页首行署“西宁卫志”一处。

第二，纪事年代相符。刘敏宽万历二十三年始任西宁兵备副使，二十五年迁按察使。龙膺万历年先任西宁卫监收通判，嗣迁同知。《西宁卫志》的纂修当在此时<sup>③</sup>。《利病书》移录《西宁卫志》的部分涉及明代青海史事很多，大多有明确纪

①见《四部丛刊》三编本《天下郡国利病书》所附，第26册。

②《顾亭林文集》卷之六，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二版第131页。

③参见《西宁府新志》卷25《刘敏宽传》、《龙膺传》，《明神宗实录》卷291、309。



年，其中，前揭三条材料最迟纪年为万历二十四年。此与刘敏宽、龙膺任职西宁，撰修卫志的时间是吻合的。

第三，明确署名。《西宁卫志》后经人续纂，至少“纲领志”部分有人作过简略的续补。《天下郡国利病书》所录《卫志》中的纪事续至崇祯十七年，便是明证。但在原编第十九册第五十一页，万历二十四年与万历二十五年纪事间隔之处有“已上龙膺志”五字，无异明确标示了该志的作者。此为〔万历〕刘敏宽、龙膺《西宁卫志》的力证。

第四，内容与纂修者经历相合。刘敏宽、龙膺任职西宁时期，恰逢明政府派兵部尚书郑洛经略青海，整饬兵备防务，招抚番族，以御“海虏”。并相继取得“湟中三捷”的战绩。刘敏宽、龙膺均参预戎事，或筹划兵防，率兵出战，或抚治番族，督运粮草，以功屡受赏赐升迁。这一经历无疑丰富了《西宁卫志》的内容，影响到《西宁卫志》的纂修。《利病书》所录《西宁卫志》反映明代青海军备防务的内容特别突出，尤其是“堡寨”、“峡榨”、“番族”、“四卫”、“海虏”等几部分，甚为详尽。许多记载就是郑洛经略青海时的实际措置，“海虏”一节还附载了长篇的“经略郑洛备御海虏事宜疏略”，时代的痕迹十分明显。这些，一方面固然反映了顾炎武辑抄方志资料的宗旨和侧重，另一方面确也能印证《天下郡国利病书》抄录的《西宁卫志》就是刘敏宽、龙膺纂修的〔万历〕《西宁卫志》。

保存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万历〕《西宁卫志》依原抄计，共31页，不足3.5万字。无论从文字上考察，还是从方志编修惯例上推论，远非《西宁卫志》足本是毫无问题的。原抄两种笔体，细玩书法，第四十七页至五十二页计五页系顾

炎武亲笔大字抄录，第五十三页至第七十八页计二十六页为另一人工笔小楷抄就。字体工整清晰，章节错落有致，其堡寨、峡榨、番族、四卫、海虏五节均抬头标目，其余则大致可分卷析目。原抄颇佳，错讹舛误较少。比之于《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其它方志之抄，《西宁卫志》相对集中整齐，尚无零乱失次之感。此其《利病书》抄《西宁卫志》之大略。

### 三

〔万历〕《西宁卫志》的卷数、目次已无从稽查，《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卫志》抄本亦无卷目标识。辑本的整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析卷分篇。

《天下郡国利病书》系未成之稿，原不分卷。未刊之前，辗转抄写，“以意分析，失其元弟”，《四库全书总目》谓一百卷，坊刻本一百二十卷。清代著名校勘学家黄丕烈以为“已失庐山面目”，俱不足信。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黄氏得传是楼收藏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本，因据原书面页所标某省府决为原分三十四册（中阙第十四册）<sup>①</sup>。四部丛刊三编本遵用黄氏校订的原编册数影印，堪称善本。因此，我们选用了四部丛刊三编本《天下郡国利病书》作为辑佚的底本，其卷目分篇，即依原编第十九册“陕西下”中《西宁卫志》的撮录面目。原抄第四十七页至五十二页是明代青海地区的大事记，故仿《西宁府新志》卷目拟为“纲领志”一卷，不分篇；第五十三页至六十三页是青海境内的山川、古迹、城池的记载，一般都属于地理志的内容，故拟为“地理志”一卷，下隶

<sup>①</sup>《天下郡国利病书》黄氏题词。见四部丛刊三编本第十九册。

“山川”、“古迹”、“城池”三篇，篇目均为辑注者拟加，第六十四页至七十八页前有小序，从青海地区的地理、民族环境谈到西宁卫的军事布防，以下依次为堡寨、峡榨、番族、四卫、海虏，分篇清晰，各有篇目，显然自成体系，大体是西宁卫的军事防务、番族部落分布、羁縻四卫及明代中期以后的“海虏”等方面的内容，故拟为“兵防志”一卷，下隶“堡寨”、“峡榨”、“番族”、“四卫”，“海虏”五篇，均系原抄标目。次序上，将原在前面的“纲领志”移后，首“地理志”，次“兵防志”，次“纲领志”，以合方志纂修义例。

“纲领志”前有西宁卫的疆域四至一段，拟为“疆域”篇，移置“地理志”之首。整理后的辑本〔万历〕《西宁卫志》计分三卷十篇，目录及各篇大略字数如下：

卷一	地理志	
	疆域	约 300字
	山川	约8 000字
	古迹	约4 000字
	城池（铁厂附）	约1 000字
卷二	兵防志	小序
	堡寨	约2 000字
	峡榨	约5 000字
	番族	约4 500字
	四卫	约1 000字
	海虏	约3 000字
卷三	纲领志	约3 500字

从这一目录中可以看出，〔万历〕《西宁卫志》的主干内容，或者说关于明代青海最有价值的一些材料，均已包括在辑

本《西宁卫志》中了。

乾隆间杨应琚纂修《西宁府新志》，曾多方搜求〔万历〕《西宁卫志》，据杨氏自述云：“遍觅仅得宦绩及艺文数卷”。如果这一说法可靠的话，我们可以断言，至少《西宁府新志》之“职官志”、“艺文志”，参照了《西宁卫志》的残本。《西宁府新志》万历二十四年以前的“职官”和“艺文”，很可能是根据《西宁卫志》移录而续补的（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稽考二志关系一节中论及）。那么，辑本〔万历〕《西宁卫志》加上《西宁府新志》中万历二十四年以前的“职官”、“艺文”以及标明录自“卫志”、“旧志”的零星材料，大体上是可以恢复〔万历〕《西宁卫志》的原貌的。

#### 四

〔万历〕《西宁卫志》的发现，使我们有可能对青海地区早期的几种方志源流作一考察。

〔顺治〕《西宁志》的基本情况已详校注本《西宁志》的代序；《西宁志》的版本及其价值。正如我们所推测的，无论是甘州分巡道杨春茂纂修之《甘镇志》，还是西宁道苏铎编撰之《西宁志》（一名《西镇志》）、《凉镇志》，均为立国之初，清朝统治者出于对比较陌生的西北边镇的了解而指令编纂的。内容或出于“上意”，体例自不得随意。仓促属稿，拼凑成书，不免疏漏谬误。学者讥其“了草冗杂，绝无体例”<sup>①</sup>，“时有错误”<sup>②</sup>，“亦多阙略”<sup>③</sup>盖有因也。对照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74“地理类存目”。

②《陇右方志录》张维按语。

③〔顺治〕《凉镇志》张昭美序。